

老山界

■陆定一



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后沿湘桂边界继续西进,途中翻越了险峻异常的老山界。老山界是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一座高山。这里群峰高耸,悬崖峭壁,森林茂密,雾浓风大,气候瞬息万变,当地人视为畏途。本文生动记述了红军部队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翻越老山界的全过程,部队打着火把爬山,在半山腰露天睡觉,下山后在溪边用脸盆、饭盒等煮东西吃,描写翔实鲜活,红军官兵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精神面貌跃然纸上。作者陆定一当时随中央纵队行动,负责做宣传等工作。途中,作者一路走一路写标语、贴标语,一边行军一边喊口号、演说做思想鼓动工作,同时还不时与老百姓攀谈交流,宣传介绍红军,切实发挥了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

部队渡过湘江后,听说要爬一个三十里高的瑶山,地图上叫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

下午才开始走,沿着山沟向上。前面不知为什么走不动,等了好久才走了几步,又要停下来等。队伍挤得紧紧的。站得倦了,就在路旁坐下来,等前面喊起“走走走!”再站起来走。满希望可以多走一段,但走到不到几步,又要停下来。天色晚了,许多人烦得骂起来,叫起来。

肚子饿了,没有带干粮,我们偷了一个空,跑到前面去。

地势渐渐更加倾斜起来,我们已经超过了自己的纵队,跑到“红星”纵队(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的代名)的尾巴上。要“插”“红星”的“队”,是非常困难的。恰好在路旁转弯处,有一间房子,我们便决定进去歇一下。

这是一家瑶民,住着母子二人。儿子大概因为听到过队伍,照着习惯,跑到什么地方去躲起来了。

“大嫂,借你这里歇歇脚。”

“请到里面来坐。”她带着一些惊慌的神情接待了我们。队伍还是极其缓慢地向前行动,我们便与瑶民攀谈起来。

来。照我们一路上的经验,无论是谁,不论他怎样怕我们,只要我们对他说清楚了红军是什么,就无不转忧为喜,同我们亲热起来的。今天对瑶民,也要来试一试。

我们谈到红军,谈到苛捐杂税,谈到广西军阀禁止瑶民信仰自己的宗教,残杀瑶民,谈到她住在这里的情况,那女人哭起来了。

她说,她曾有过的,但是被汉人的统治者从自己的地上赶了出来,现在住到这荒山上,种人家的地,每年要交特别重的租。她说:“广西的苛捐杂税,对瑶民特别重,广西军阀特别欺侮瑶民。你们红军早些来就好了,我们就不会这样的苦了。”

她问我们饿了没有。这个问题提得正中下怀。她拿出仅有的一点米来,放在房中间用木头架成的一个灰堆——瑶民的灶上,煮粥吃。她道歉似的说,可惜没有米,也没有大锅,否则愿意多煮些给部队充饥。我们给她钱,她不要。恰好来了一个熟悉的同志,带有米袋,内有三天粮食。虽然明知前面粮食困难,我们还是把这个整个的米袋子送给了她,她非常高兴地接受了。

知道部队今天非夜行军不可,她的房子和篱笆是用枯竹编成的,生怕有些人会拆下当火把点。我们问了瑶民,知道前面还有竹林,就写了几条标语,用米汤贴在外面醒目处,要部队不准拆屋子篱笆做火把,可派人到前面竹林去准备火把。

粥,吃起来十分香甜,因为确是饿了。我们也拿碗盛给瑶民吃。打听前面的路程,知道前面有一个地方叫雷公岩,很陡!上山三十里,下山十五里,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山脚下呢。

自己的队伍来了,我们烧了些水给大家吃干粮。一路前进,天黑才到山脚,果然有很多竹林。

满天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到天上与星光连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的火光还是星火。这真是我平生未见的奇观!

大家都知道这座山是怎样的陡了,不由得浑身紧张,前后一齐喊起来:

“上去啊!”
“不要掉队啊!”
“不要落后做乌龟啊!”
一个人的喊声;
“我们上天了!”
大家听了笑得哈哈的,在“之字拐”

的路上一步步上去。向上看,火把在山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们的脸,就在脚底下。

走了半天,忽然前面又走不动了。传来的话说,前面有一段路,在峭壁上,马爬不上去。又等了一点多钟的光景,传下命令来,就在这里睡觉,明天一早登山。

就在这里睡觉,怎么行呢?路只有二尺宽,半夜里身体一个转侧不就跌下去了么?而且路上的石头又是非常的不平,睡一晚准会痛死人。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只得裹了一条毡,横着心睡下来。因为实在疲倦,竟酣然入梦了。半夜里,忽然醒来,才觉得寒气凛冽,砭人肌骨,浑身打着战,把毡子卷得更紧些,把身子蜷曲起来,还是睡不着。天上闪烁的星光,好像黑幕上缀的宝石,它与我就是这样地接近呵!黑的山峰,像巨人一样,矗立在面前;在四围,又把整个山谷包围得像一口井。上面和下面,有几堆火没熄;冷醒了的同志们正围着火堆幽幽地谈话。除此以外,就是静寂,静寂得使我们的耳朵里有嘈杂的、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洪大的又是极细切的、不可捉摸的声响。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马在平原奔驰,像山泉在呜咽,像波涛在澎湃。不知什么时候又睡着了。

黎明的时候被人推醒,说是准备出发。山下有人送饭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了一碗来吃。

又传下命令来,要队伍今天无论如何越过这座山,因为山很难走,一路上须进行鼓动,督促前进。于是我们几个人又停下来,立即写标语,分配人到山上下下各段去喊口号、演说,帮助病员和运输员,以便今天把这笨重的“红章”纵队(军委第二野战纵队的代名)运过山去。忙了一会儿,再向前进。

走了不远,看见昨夜所说的雷公岩,果然是峭壁上的路,陡极了,几乎是九十度的垂直的石梯,只有尺多宽。旁边就是悬崖,虽不是很深,但也是怕人的。崖下已经聚集着很多的马匹,都是昨晚不能过去,要等今天全纵队过完了才过去。有几匹马曾从崖上跌下去,脚骨都断了。

很小心地过了这个石梯,上面的路虽然还很陡,但并不陡得那么厉害了。我一路走,一路检查标语,慢慢地掉队,顺便地做些鼓动工作。

爬完了这很陡的山,到了平梁。我以为三十里的山就是那么一点。恰巧来了一瑶民,坐下谈谈,知道还差得远,还有二十多里很陡的山。

昨天的晚饭,今天的早饭,都没有吃饱。肚子很饿,气力不佳,但必须贾余勇前进。一路上,看见以前送上去的标语已经用完,就边写边贴边走。疲劳得走不动的时候,就索性在地上躺一会儿。

快要到山顶,我已经落得很远了。许多运输员都走上了前头,余下的是医院和掩护部队。

医院里的同志真是辛苦,因为山陡,病员伤员都要下了担架走,旁边有人搀扶着。在医院中工作的女同志,英勇得很,她们边走边慰问和帮助病员,一点也看不出疲倦。极目向来路望去,那些小山都成了矮子。机关枪声音很密,大概在我们昨天出发的地方,五、八军团正与敌人开火。远远的还听见飞机的叹息,大概在叹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不到抗日的战线上去显显身手呢!

到了山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我忽然想起,将来要在这里立个纪念碑,写着某年某月某日,红军北上抗日,路过此处。我大大地透了一口气,坐在山顶上休息一会儿。回头看看队伍,没过山的,所余已经无几。今天我们已有保证越过此山。我们完成了任务,把一个坚强的意志满足灌输给整个纵队每个人心中,饥饿、疲劳甚至伤病的痛苦都被这个意志所克服,老山界被我们这样笨重的队伍战胜了。

下山十五里,亦是很倾斜的。我们一口气跑下去,跑得真快。路上有几处景致极好,浓密的树林中间,清泉涌出像银子似的流下山去,清可见底。如果在此筑舍避暑,是再好也没有的了。在每条溪流旁边,有很多战士,用脸盆、饭盒子、口杯煮稀饭吃。他们已经很饿了。我们虽然也是很饿,但仍一口气跑下去,一直到宿营地。

老山界是我们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这个山使部队中开始发生了一种习气,那就是用脸盆、饭盒子、口杯煮饭煮东西吃。这种习气直到很久以后才革除掉。

但是比起雪山草地来,老山界的困难就变得不在话下了。

陆定一 出生于1906年,江苏无锡人。文中身份为中央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宣传干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96年逝世。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鲜花哨所

(外一首)

■海田

海拔5502米的哨所
忽然降临鲜花固国的信使
把来自彩云之南的关心 垂爱
聚集在天边 被雪山冰峰包裹的你
满目温馨
小小哨所在狂暴风雪中
绽放了眼睫发热的甜蜜
花瓣飘曳姑娘的心意
飞跃千山万壑 披一路艰辛跋涉
寻一程敬仰抵达
这不是陌生的问候 它弥漫了不曾谋面
却胜似亲人的挂牵和祝福
雪峰在爱心里融化
家园在信念中挺拔
鲜花衬映你驻守的英姿
和界碑一样岿然屹立
冰河在鲜花的目光里回暖
从此边关不再远 哨所风雪不再寒
今夜边关无眠 兴奋与花瓣一起
开出一片朝霞 抑或
还能长出一朵爱情

燃烧的思念

虽然时令大雪已过
此时的江南红叶藏长
展现最鲜亮的姿态 无论时节
最终目标是表达完美
烧灼了自己 烧灼了天空
烧灼了遥远的牵挂
远方 雪线之上
你看见我的表达了吗
你看见火红天空了吗
那上面燃烧着我无尽的怀想
这眷恋 比红叶更加深情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陆伯走了。”肖冰的声音低沉。“啊?”我大吃一惊,我们都明白“走”的含义。“就是路那头的陆伯。”肖冰以为我忘了。

肖冰说的路严格地讲,是一条田埂。田埂左边儿是一方鱼塘,右边儿是一块稻田,稻田连着一座丘陵,上面种满橘子。田埂的两头,一边儿是部队的几栋红砖家属楼,一边儿是部队医院。即使在医院工作,住在家属楼,大家下班后也都习惯了绕着鱼塘,走一大圈儿回家。田埂成为路是由陆伯开始的。

“怎能忘了呢?陆伯是英雄。”我揉了揉发酸的鼻子。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了洒满露珠的红辣椒绿辣椒,想起了陆伯爽朗的笑声,我竟然也笑出了声。“你怎么还笑?”肖冰不解地质问我。

那是一个暖意融融的午后,我正在晒被子,越过低矮的院墙,看见一个人雄赳赳地从田埂那头走过来,我迅速背起双手,挺直腰杆堵在了田埂这头,酝酿着情绪,要给走过来的这个人讲一讲军民鱼水情,讲一讲老百姓的田埂是错误的。彼时,我刚从军校毕业,时刻都想表现一下自己作为革命军人的觉悟。

近了,又近了,那人走到了我跟前。我的嘴张了张,又张了张,最后却没有发出预先想象的强硬声音。

这是一个看起来太像“老兵”的老人,面孔严肃,腰背笔直,头发和胡子短得像毛刺,雪白生硬。他满脸皱纹,目光却很犀利。上身是洗得发白的长袖衬衣,一看就是部队的老款式制式衬衣,衣袖卷在肘上;下身穿着同样看起来很有岁月感的军裤,系着一条老式军用腰带。

“这是田埂。”我说。“当然是田埂。”老人没有表情。“田埂不能踩。”我努力地表达。“田埂就是用来走路的。”这是老百姓的田埂。”老人将我上下打量了好一会儿,眼睛里突然涌出了温柔的笑意,突然大笑起来,中气十足的尖声惊起了正在稻田里觅食的麻雀。“小伙子,做得对!”老人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径直从我身边挤了过去,走了。我愣在了原地。

从那日起,我开始留意起陆伯的身影。有时是挥舞着竹竿,竹竿上挂着鲜艳的布;有时就是大踏步地走过来,经过医院大门绕过围墙走到村里去,再从村里走回来,好像在巡逻。

田埂被陆伯的脚踩成了路,陆伯也成了大家嘴里的“路那头的陆伯”,我不以为然,但村里的老百姓却好像很喜欢陆伯。陆伯的笑声经常从一墙之隔的村里传来,绝对是那种敞开了心扉的大笑。

肖冰住在家属楼,肖冰说陆伯是个很勤快的人,至于别的,他也不知道。

一天,肖冰过生日,下班后,我拎着蛋糕绕着鱼塘走到了家属楼。家属楼旁边的空地上多出了一块菜地,里面绿油油地长着蔬菜,陆伯正在浇水。我明白了肖冰说的勤快。还没等我开口,陆伯充满喜悦又有点夸张的声音已经到了耳边:“嗨,小伙子你来了。”我走上前:“陆伯,忙着呢?”“来,参观一下我的菜地。”陆伯放下水管说。

“您的班,您是班长?”我的心咚咚地跳着。“抗美援朝战争中,我所在班的战友们都牺牲了,只剩我一个。”陆伯望着远方,夕阳如同一个巨大的火球,燃烧出一片壮丽的金红。

“向英雄前辈致敬!”我郑重地抬起胳膊,立刻被陆伯制止了:“他们才是英雄,我受了重伤,但好歹活了下来。”

我的眼睛有点酸涩,看着那些茂盛的辣椒,很认真地说:“同时长绿辣椒和红辣椒的辣椒苗一定不好找吧?”陆伯愣住了,好一会儿才仰头大笑起来。陆伯的笑声音域辽阔,豪爽干脆。

陆伯眼中含泪:“他们太年轻了,就像绿辣椒,我呢,老了,就成了红辣椒,明白了吗?”陆伯边笑边抹眼泪:“绿辣椒红辣椒……”

此时此刻,生气的肖冰显然不明白我在笑什么。我觉得,陆伯一定希望我记住那些绿辣椒红辣椒,那是一座群雕。



烟波似海(中国画) 李兵作

文学 作品

第5054期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18岁参加新四军的沈亚威,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军旅音乐家。余生也晚,20世纪70年代入伍后,有幸成为原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的沈亚威的部下,多次随同他赴战地采风、下连队体验生活。

有一年冬天滴水成冰,沈亚威给我们讲述了在烽烟万丈、战歌震天的征途中创作《淮海战役组歌》的往事。1948年,在淮海战场,时任第三野战军文工团一团团长的沈亚威同战士们一起在追击敌人。解放军的铁拳,迅速而沉重地落在敌人头上。敌人动摇了、混乱了、溃退了、逃跑了,我们的部队奋起追击,到处都在喊着:“追呀,追上去!”一股创作冲动撞击、呼喊着沈亚威的心,他和韦明合作的著名歌曲《乘胜追击》就在战火中诞生了。

当时,我军穷追猛打,敌军狼狈逃窜,铁桥火光冲天,到处炮声隆隆。词作者韦明抑制不住心潮涌动,在战地现场创作了一首歌词。沈亚威十分喜爱这首歌词,伏在门板上挥笔疾书,一气呵成,从“追上去,追上去!”的节奏开始,音乐如贴着地面滚动而来的雷霆由远及近,从弱到强,逐步展开,最后反复时,再加上多声部轮唱,形成了千万人在呼喊、排山倒海不可阻挡的气势……这首《乘胜追击》很快唱遍了整个淮海战场,鼓舞着我军战士们追上去,消灭敌人,夺取胜利。

讲到另一首歌曲《捷报,捷报,歼灭了黄百韬》,沈亚威激动的神情溢于言表。他告诉我们,当时经过十昼夜的激战,我强大的阻击部队打垮了

战歌的力量

■葛 逊

增援之敌,最终成功地歼灭了黄百韬兵团全部。就在这一天,一个骑兵飞驰而来,一路高喊:“捷报,捷报,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了!”胜利的消息给大家带来以强烈的感染。沈亚威兴奋地读着捷报,两小时不到,连词带曲,一挥而就。用他自己的话说,“现炒现卖,还滚烫的哩。”后来,《淮海战役组歌》穿过硝烟,越过原野,跨过长江,在战地唱响。

春风拂面,浪花欢腾。20世纪90年代初,我陪同沈亚威参加“千里海疆行”活动。一路上,他兴高采烈地向我谈起大型歌舞《东海前哨之歌》的创作历程。这是继《淮海战役组歌》后,沈亚威参与创作的另一台重头节目。实际上,他就是这台大歌舞的总策划和艺术总监。

那是1963年的春天,时任前线歌舞团团长的沈亚威亲自带领创作人员,到东海前哨的东福山岛守备连深入生活,与官兵同吃同住同巡逻。连队进驻小岛后,和渔民联手、联防、筑起了铜墙铁壁,建起了幸福乐园。面对这么好的素材,怎样表现它?歌颂它?内容决定形式,艺术贵在创新。沈亚威大胆创新,决定运用歌、舞、朗诵相结合的形式,有虚有实,虚实结合,搞一台大歌舞。大型歌舞《东海前哨之歌》在1964年全军文艺会演中获优秀节目奖,在南京、北京、上海等地演出,获得广泛好评。这种对歌舞组合模式的尝试,对后来大歌舞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是在守备连体验生活期间,沈亚威从黑板报上发现了一个名叫张焕成的战士的一首小诗,题为《以岛为家》。沈亚威认真地读诗记在笔记本上。在返回陆地的登陆艇上,沈亚威请词作家向彤把这首小诗改成一首歌词,把歌名定为《战士第二故乡》。这

首歌以小见大,把守岛战士与伟大祖国联系起来。沈亚威在登陆艇飞溅的浪花中奋笔疾书,谱好了曲子。这首《战士第二故乡》后来成为一首传唱度很高的作品,成为海防线上守岛官兵喜爱的“岛歌”。

在采风期间,沈亚威讲得最多的就是1964年参加大型歌舞《东方红》创作的过程。那一次,他成功地地为毛泽东主席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谱曲。沈亚威告诉我,当时音乐创作组的每一位作曲家都谱了曲,领导小组确定,试唱时隐去作曲者的姓名,择优录用。结果,沈亚威创作的大合唱胜出并入选。

丰富的战斗经历,使得沈亚威对“人间沧桑”深有体会,因此才能创作出这样激情满怀、深刻动人的音乐。作品恢宏壮丽,展示了壮阔的历史进程,激荡着火焰般的热情。调性转换处的深情歌唱、声部递进的处理,让人感受到震撼心灵的肺腑之声。如今,这首经典作品依然被广为传唱。

沈亚威生前常说,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从来都是生长幸福的地方。沈亚威视音乐为生命,用心灵歌唱,用热血写作,把军旅生活化作七彩的音符,融进了奋进的旋律。

2001年,沈亚威被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授予“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如今,沈亚威已经离开我们19个年头了,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重温他的经典之作,感悟他的奋斗人生,我忍不住几度热泪盈眶……

在沈亚威用热血和奉献谱写的音乐人生里,忠诚和信仰无疑是其中的最强音。他的音乐作品洋溢着“战斗的抒情”风格,抒发着气吞山河的英雄精神,散发着穿越时空的审美力量。